

宋元通鑑

第六冊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2
5



宋元通鑑卷第十二

一 仁文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二 起甲辰至丁未凡四年

真宗三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赦改元 丙申京師地

震癸卯丁未又震 壬子開定州河通漕 二月戊

寅冀益黎雅州地震 以太常卿張齊賢為兵部尚

書 三月己亥皇太后李氏崩謚曰明德 夏四月

丙辰邢州地震不止帝問左右知州為誰或以上官

漕



010190617314

正對帝曰郡國災沴民不寧居尤在牧守以道鎮靜則封疆無事正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許但未知其能以鎮靜欽恤為意否天下之廣未免焦勞正為此爾
丁卯以隆暑休北邊役兵五月丁巳詔諸路轉運使代還日在任興除利害升黜能否凡所經畫事悉條上以聞六月甲子詔三千里外州罷貢承天節暑甚罷京城工役梁顥卒年九十二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歷官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有吏才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趙保忠卒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怏怏不自得至是卒秋七

梁顥

人臣不可不知上作而下不應逢主之怒不可救矣於心安乎

月丙戌李沆卒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少好學器度宏遠至位宰相卒年五十八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參知政事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荐其才干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

馬亮

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沆第維善。亮嘗語維曰：外議以汝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今邦國大事，非有契丹。西有夏人，日議所以備禦之策。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之英，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諸在列者，即席必自論功，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也。沆又嘗言：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

李宗諤

趙安仁

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故雖嘗與宋白同知貢舉，而物議一不及沆。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廣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邪？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庚寅，以畢士安參知政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
趙保吉既歿，故黨迷叛，囑及日逋吉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潘羅支以復讐，會其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羅支遂爲二族殺于帳下。六谷諸豪共立羅支之弟廝鐸督爲首領，朝廷聞之，授廝鐸督朔方節度使。八月己未，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爲樞密使，馮拯陳堯叟僉書樞密院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

德涵養，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帝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所隱也。」壬申，詔常參官二人共舉州縣官可任幕職者一人。九月癸未，罷北面齋御劔內臣，以劔屬主將。己丑，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舉文武官可任藩郡者各一人。丁酉，以契丹入寇，召宰相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

議遷之始

壯哉言

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為陛下畫此二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寔為重鎮，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孰可為守？」準以王欽若薦，且曰：「宜速召面諭，授勅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

契丹蕭撻覽

不敢辭。閏月乙亥，以參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為州砦。兵所敗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眾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漢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

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唯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已卯，高繼祖率兵擊敗契丹於岢嵐軍。冬十月壬午，詔修葺歷代聖賢陵墓。癸卯，因王繼忠言，命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

高繼祖

曹利用使節

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已酉，置龍圖閣，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以楊億判史館，會修冊府元龜。億與王欽若同總其事，其序次體制皆億所定。羣僚分撰，篇序詔經億竄定。方用之。十一月辛亥，太白晝見。乙卯，契丹攻瀛州，知州李延渥率兵敗之。已未，契丹逼冀州，知州王瓌擊走之。戊辰，以李建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石保吉為駕前西面排陣使。庚午，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時命朝士出知諸

李延渥

王瓌

李建隆

石保吉

州皆於殿前受勅，寇準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癸酉，駐蹕韋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毳裘，却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王繼忠數馳奏請和，帝謂宰臣曰：「繼忠言契丹請和，雖許之，然河冰已合，且其情多詐，不可不爲之備。」既而契丹兵自冀州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契丹圍澶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撻覽謀以

張環

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至，撻覽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環守林子弩，弩撼機發，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歿，虜大挫衄。時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策，但修齋誦經而已。唯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境，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衄。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成，蓋由二將善守也。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

魏能

聖主

此說守之
不變必無
南渡事

高瓊

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日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鑿與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

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謀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
是吾復何憂、十二月庚辰朔、日食、契丹使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

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界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癸未、帝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賜諸軍有差、詔以將班

師諭兩京。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使。丙戌，遣李繼昌使契丹定和，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甲午，車駕發澶州。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兄禮事帝。丁酉，契丹兵出塞。戊戌，帝至自澶州。辛丑，錄契丹誓書，頒兩河諸州。

安河北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唯故殺放火強盜偽造符印犯賊官吏不赦。壬子，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一省，北面部署鈐轉都監使臣二百九十

馬知節

李允則
孫全照

孫僅

王曾

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契丹主歸次燕京，大享將士，班賞有差。畢士安又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契丹修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

臣節

對稱兩朝。帝以為然。竟弗果。易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是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卒。繼隆處耘之子。嚴於馭下。而賓禮儒士。太宗時。每征行。必委以機要。帝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繼隆能謙謹保身。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帝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箋。終不入。三月丁巳。賜李迪等進士第。因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夏四月。賜進士李迪等瓊林宴。樞密

直學士劉師道。責授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單州團練使。俱坐考試不公故也。帝視國子監閱庫書。問邢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又訪以學館故事。有未振舉者。昺不能有所建明。先是。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昺請歸之三司。以裨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上方興起道術。又令昺與張雍。杜鎬。孫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廿
欽若解辭
相耶以退
為進耶

奠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負。癸卯王欽若罷相以馮拯參知政事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學士授之。五月丁巳司天少監史序上乾元實典。癸酉詔天下摧利勿增羨為額。六月己卯命法直宮用士人。辛卯以趙德明歸款諭河西諸蕃各守疆界高瓊求板本經史詔給之。秋七月甲子以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詔增置為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曰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曰詳明吏理可使從政曰識洞韜畧運籌決勝曰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

科令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為常。八月辛丑有星孛于紫微監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請脩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寺及令內臣監修樂器後復以龍圖閣待制戚綸同判寺事乃命太常樂鼓吹兩署工校其優劣黜去濫吹者五十餘人宗諤因編次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定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九月丁未以向敏中為鄜延路都部署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為緣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澶

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為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冬十月庚辰丁謂上景德農田編乙酉平章畢士安晨朝至崇政殿廬暴疾作帝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遂卒士安字仁叟雲中人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為友因為鄭人舉進士歷官至宰相卒年六十八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淪沒深可悼惜王且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謀

祝氏
楊璞
韓丕
劉錫

生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丙戌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十一月戊申詔侍從舉堪為學官者十人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癸酉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自是生辰交遣使歲以為常十二月辛巳以王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始置大學士為欽若也癸未契丹遣使來賀明年正旦自是正旦交遣使亦歲以為常初詔致仕官給半俸唐制致仕者非特敕則不給俸國初循之至是始有此詔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三年春正月丁巳親釋逋負繫囚賑畿縣貧民收瘞遺骸丁卯詔緣邊歸業民給復三年辛未置常平倉二月甲申以宋州爲應天府謂爲太祖舊藩故也丁亥樞密使王繼英卒繼英祥符人少從趙普給筆札普自罷河陽從者皆去繼英趨事逾謹普再入相繼英隸名中書帝在藩邸選爲導吏官至樞使澶州經畧亦預焉至是卒上臨哭之賜贈加厚戊戌寇準罷相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稍矜其功帝待

王繼英

賀生日及
賀正且帝
之氣已衰
故欽若中
之

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平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爲恩卿當深戒之初寇準入相張詠在成都聞之謂僚屬曰寇公竒材

通鑑卷之二十三 宋紀
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達旦。雖庖廩所在，燭淚成堆，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準在鎮，值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曰：準誠賢，無如駮何。帝意解。已亥，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趙安仁參

知政事，韓崇訓、馬知節、僉書樞密院事。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糴糶。三年，以上不糴，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以丁謂爲三司使，林特爲副使。謂機敏有智謀，儉狡過人。三司案牘煩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特尤善附會，而有心計。三月己未，詔徹諫臣悉心獻替。夏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觀圖籍，賜編修官金帛有差。以楊億爲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凡變例多出億手。加邢昺爲刑部侍郎，昺居近職，常多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三
召對一日從容與帝語及宮邸舊寮歎其淪喪殆盡
唯昺獨存翌日賜白金千兩且詔其妻至宮庭賜以
冠帔五月壬寅日當食不虧周伯星見己未渭
州妙娥族三千帳內附復置高州南平王黎桓歿子
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言桓子爭立
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
伐喪命遵前詔安撫遣使諭曉之六月乙未汴水
暴漲賜役兵錢秋七月乙巳太白晝見壬子緣
海安撫使邵晔上邕州至交趾水陸路及控制宜州
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闢土廣大唯當慎守不必貪無

大誤

用地苦勞兵力八月甲戌闕太常新集雅樂九
月乙丑夏州趙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勗奉誓表
向敏中請以德明表誓藏之盟府帝嘉之冬十月
庚午遣使授趙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
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
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
幾契丹亦冊德明爲夏國王甲午兩浙轉運使姚
鉉坐不法除名爲連州文學丁酉葬明德皇后于
永熙陵十一月壬寅周伯星再見十二月癸酉
太白晝見戊寅高瓊卒瓊燕人少勇無賴爲盜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
敗將磔于市、暑雨剝潰、伺守者稍怠、即掣釘而遁、事
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後從征太
原及討幽薊、歷有功勞、官至殿前都指揮使、雖不識
字、曉達軍政、以久疾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
節度、卒年七十二、贈侍中、
戊子、詔牛羊司畜有孳
乳者勿殺、

四年、春正月己未、車駕發京師、庚申、次中牟縣、除連
負、釋繫囚、賜父老衣幣、所過如之、丁卯、帝素服詣諸
陵、二月己巳、帝如西京、經漢將軍紀信冢、司徒魯
恭廟、贈信太尉、恭太師、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周六

契丹建都

廟、癸酉、詔西京建太祖神御殿、置國子監、武成王廟、
辛卯、車駕發西京、丁酉、賜隱士楊璞繒帛、三月己
亥、帝至自西京、契丹城遼西爲中京、大定
秦爲遼西郡、漢爲新安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幅員千
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都督府、
至是契丹主建都於此、倣臨演置宮掖樓閣府庫市
肆、實以漢戶、號中京、夏四月、皇后郭氏崩、謚曰莊
穆、五月丙申、朔日食、戊午、詔兗州增孔子守坐
戶凡二千、閏月戊辰、減劔隴等三十九州歲貢物、
夔賀等二十七州軍悉罷之、丙戌、詔兵部尚書張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齊賢等各舉供奉官侍禁殿直有謀畧武幹知邊事者二人六月丁未司天言五星聚而伏於鶉火乙卯葬莊穆皇后于永熙陵秋七月甲戌宜州軍校作亂以曹利用爲廣南安撫使初置宜州劉永規御下嚴酷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永規推判官盧成均爲首僭號南平王據城反陷柳州進圍象州詔利用帥兵討之至象州擊進斬之成均率其族來降進黨陷貴州利用追討悉平之乙亥交州黎龍廷來貢賜龍廷九經及佛氏書辛巳詔封爲交趾郡王賜名至忠是月帝謂宰臣曰朕慮四方刑獄官吏

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今軍民事務唯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知先帝嘗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獄官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八月庚子韓崇訓罷丁巳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于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丁巳詔王旦楊億等修太祖太宗史置龍圖閣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杜鎬

爲之。九月己巳，賜交趾郡王印及安南旌節。冬十月甲午朔，日當食，雲陰不見。乙巳，頒考試進士新格。詔翰林學士晁迥等舉常參官可知大藩者二人。乙卯，毀諸道官司非法訊囚之具。十一月戊辰，日南至，帝御朝元殿受朝。曹利用等言招安賊黨，其饋賊食物者，請追捕減死論，詔釋不問。十二月初，詔禮部糊名考校舉人。己亥，賜近臣契丹錦綺綾縠等物。帝謂近臣曰：使人自西北至者云，邊鄙無事，稼穡豐茂，關西物價甚賤，每念二邊動煩經制，但當擇守臣不妄生事者，戢兵推信，以保安靖。邢昺

以羸老艱於步趨，上前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帝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權本州，何須假邪？昺又言楊礪、夏竦、嶠同爲府寮，二臣沒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即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詩二首，賜之。預宴者皆賦。昺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是歲諸路豐稔，淮蔡間麥斗十錢，米石百錢。內侍史

聖主
崇貴使嘉州還言平羌知縣氏昭度廉幹捷為知縣
王固貪濁帝曰內臣將命乃能察善惡固亦可獎然
其密侍宮禁便爾賞罰外人未為靡服當須轉運使
省察之

宋元通鑑卷第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十三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三

起戊申至辛亥凡四年

真宗四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帝
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為辱常怏怏不樂欽
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
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
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

修齋誦經
作用自應
如此

誣經

王且終

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且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邪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已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

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鷓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

脊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陳堯
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
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靜簡儉終述世祚延永
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
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
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
天門爲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
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旣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
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
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

孫奭

也帝默然二月丙午申明非命服勿銷金不許以
金銀爲箔三月詔議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
官諸軍將校官吏番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
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
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
夏四月乙未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丙申以王旦爲封
禪大禮使王欽若等爲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分
掌禮儀使丁謂等計度糧艸壬寅御試禮部貢舉
人是科得杜衍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且
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且曰

馮拯陳堯叟不終

杜衍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三十三 三
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呂中曰：李沆之言，至是驗矣。封禪之意，實不決于謂決于丁謂。

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旦之碩德重望，不敢異議。寇準之入，亦以天書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五月壬戌，王欽若判兗州。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六月乙未，木工董祚於泰山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王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

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辛亥，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秋七月庚申，太白晝見。八月己丑，上太祖太宗尊謚。庚寅，詔東封道路軍馬毋

犯民稼、開封府治道役民、巳酉、王欽若獻芝草八千餘本、九月戊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岳州進三脊茅、庚申、以向敏中權東京留守、甲子、奉天書告于太廟、悉陳諸州所上芝草嘉禾瑞木于仗內、巳卯、以馬知節爲行營都部署、庚辰、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乙酉、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冬十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

張旻

進、鹵簿儀衛列于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石礎、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礎、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臣率從官稱賀、明日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帝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門、

十一月戊戌帝幸曲阜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為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丁丑帝自泰山奉天書還宮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帝皆納之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號宰相王旦親王元佐等悉進爵王欽若張齊賢溫

孫籍

周起

仲舒寇準王化基邢昺郭贄並進秩有差

二年春正月庚午詔讀非聖之書及屬辭浮靡者皆嚴譴之已鏤板文集令轉運司擇官看詳可者錄奏

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王捷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鑲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嘗降于其家之新堂是為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三月丙辰朔日當食陰晦不見辛未賜京城醮夏四月戊子昇州火乙未河北旱蝗壬寅詔禁中外羣臣

非休暇無得羣飲廢職、五月乙卯追封孔子弟子
 顏回為兗國公、閔損以下九人為郡公、曾參以下六
 十二人為侯、命文臣為贊、尋又封左丘明等十九人
 為伯、庚辰代州地震、六月戊戌麟府言社慶族
 依唐龍鎮為援、數擾別部、請出兵襲之、帝曰均吾民
 也不許、庚戌御試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貢
 舉梁固等九十二人、秋七月甲寅詔右僕射張齊
 賢等各舉才堪御史者一人、以昭應宮為玉清昭應
 宮、八月丙戌京東惠民河溢、居民避水、所過津渡
 戒有司勿筭、九月發官廩賑泰州鳳州水災、冬

梁固
舉御史

崔立

十月兗州霖雨害稼賑恤其民、詔天下州軍作大慶
 觀、十一月丙辰作文武七條戒官吏、甲子詔諸路
 官吏蠹政害民轉運使提點刑獄不舉察者坐之、
 十二月辛丑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
 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
 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
 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
 治道言哉、不省、甲辰契丹隆緒母蕭氏歿、蕭氏有
 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歿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
 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比、專擅國

政賜德讓姓耶律改名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蕭氏
死未幾德讓亦歿契丹賜地陪葬陵旁罷制舉諸
科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
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三年春正月丁巳賜建安軍父老江禹錫粟帛二
月交州王黎至忠苛虐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爲至
忠親任乃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昶爭
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巳亥禁方春射獵每歲
春夏所在長吏申請之辛丑以張齊賢判河陽
閏月甲寅冬官正韓顯符上新造銅候儀三月壬

仁宗

辰交州李公蘊遣使奉貢上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
蘊又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
事授以交趾郡王賜衣帶器幣夏四月辛酉賜秦
山隱士秦辨號貞素先生放還山甲戌加王旦兵
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工部
尚書皇子受益生後宮李氏所誕也李氏杭州人
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
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
以進如故巳果生子劉修儀攘爲巳子李不敢言中
外亦不知呂端旣卒諸子析居舊第以質于人帝

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第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為掌餽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五月壬午以西涼府覓諾族瘴疫賜藥契丹伐回

契丹蕭圖玉

鶻破蕭州先是契丹將蕭圖玉伐回鶻入甘州降其正耶刺里至是圖玉復破蕭州盡俘其民修土隄口故城以實之高麗康肇弒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蕭敵烈曰

契丹蕭敵烈

國家連歲征討士卒罷敝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瘡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不聽六月庚戌邊臣言契丹飢來市糴詔雄州糴粟二萬石賑之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請祀后土于汾陰不許秋七月江左旱蝗命張詠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時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負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負也詠曰

范延貴

張希顏

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負也。即日同薦于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亦為閤門祇候，皆號稱能吏。帝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以疾未見，乃疏論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歿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已亥，置龍圖閣學士，以直學士杜鎬為之。辛丑，寧王元僱率文武官三上

何不言王旦

表請祀汾陰后土，帝從之。八月丁未朔，詔明年春有事于汾陰。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祀汾陰經度制置使，以宰相王旦為大禮使，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為禮儀使。九月丁亥，作宗室座右銘，賜諸王。甲辰，內出綏撫十六條，頒江淮安撫使、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冬十月辛亥，契丹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宋紀
使耶律寧告往高麗、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禪記、十一月己亥、陝州黃河清、契丹主隆緒伐高麗、先遣高正韓杞問王詢詢奉表乞罷師不許、至是契丹軍渡烏綠江、康肇帥衆禦之、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擊肇分兵爲三營、肇居其中、契丹耶律敵魯擊破之、擒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里、銅霍貴寧等州皆降、契丹蕭排押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遂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俱盡、契丹兵還、諸降城復歸高麗、十二月、陝州黃河復清、庚戌、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己巳、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是月、

西夏管内飢、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且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遂止、

四年春正月辛巳、又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原、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涌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岳、祠汾陰、始巡幸郡

議禮核而
永折衷於
至當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
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
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
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
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
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
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
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
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
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晉者周宣

正論

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
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狗彘
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
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
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
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
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
息水旱洊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
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
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

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奸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徂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雜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于

徭戍黃巢出於凶飢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飢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飢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三十一
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
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飢民。冀其無事往
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
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
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
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
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羣臣爭
奏祥瑞。爽又上言。方今野鷗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
雷。率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
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

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
習祀后土儀。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為天
貺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庚子。右僕射判河陽張齊
賢見于汜水頓。陳堯叟獻白鹿。二月壬子。車駕出
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岳。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
寶鼎縣。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賜天下酺三日。
作汾陰配享銘。河瀆四海贊。召草澤李瀆。劉奕。瀆
以足疾辭。再拜。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
世之意。瀆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
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巽至授大理評事。

李瀆

鄭隱
李寧
魏野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乙丑詔葺夷齊祠丁卯賜寧王元偓服帶鞍馬有加
乙巳次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粟帛辛未
次閿鄉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爲之要三月甲
戌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上言
麋鹿之性頓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愚守詔長吏常
加存撫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居陝之東郊架草堂
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于時嘗以詩諷
寇準王且乞休帝故不强其出巳卯次西京丙申謁
諸陵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宰相親王以下
進秩有差丁卯呂蒙正卒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父

龜圖起居郎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淪
躓窘乏劉誓不再適蒙正及第迎二親奉養備至龜
圖旋卒蒙正憂制起復歷官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平
生質厚寬簡遇事敢言受讒不辯家財百萬盡捐以
助國用卒年六十八謚文穆五月癸巳詔州城置
孔子廟六月丙午太白晝見丙寅詔授交甘等
州大食蒲端三麻蘭勿巡等國貢使官是月江淮兩
浙大水帝以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
分給三路爲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
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帝與近

此法宜行
於江南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宋紀
臣同觀畢刈又遣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秋七月甲午馮拯罷知河南府除閩浙荆湖廣南歲丁錢四十五萬畿內蝗鎮眉昌州地震八月乙巳太白晝見丙辰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等孫授官丁巳詔文武官有言刑政得失邊防機事者並賜對乙丑刻御製大中祥符頌於大承天祥符門河決通利軍合御河壞州城田廬遣使發粟賑之九月辛卯以向敏中等爲五岳奉冊使加上五岳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冊冬十月丁巳定江淮鹽酒價有司慮失歲課帝曰苟便於民何顧歲入十一月丙子御試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貢舉人十二月乙巳詔楚秦州潮害稼復租沒溺人賜千錢粟一斛

宋元通鑑卷第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十四

明賜進士前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十四 起壬子至丙辰凡五年 長 陳仁錫評閱

真宗五

周啓明

李垂

大中祥符五年春正月乙亥賜處州進士周啓明粟帛 戊寅雨水冰壬午河決棣州著作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之 二月庚戌詔貢舉人公罪聽贖 三月庚戌宰相王旦等並加特進功臣 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時舊相出

居官居鄉
與富人通
其疾未易
瘳也

契丹取高
麗路

鎮不以吏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所
愛伶人，輒付富室，聽其厚得。張齊賢、侗任情，獲劫
盜，或至縱遣。唯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
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
復拜相。有司請違法販茶者，許同居首告，帝謂以
利敗俗，非國體，不許。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如
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命詢親朝，詢復以疾為辭。初
契丹以鴨綠江北予高麗，高麗嘗築六城曰興鐵、通
龍、龜、郭州。至是契丹怒詢不朝，命復取六州地。于是
有女真人知高麗事者，言于契丹，以為自開京東馬

行七日，有大砦，廣若開京，凡苑邑所貢珍異皆在焉。
其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自女
真北渡鴨綠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
可取也。五月辛未，江淮兩浙旱，給占城稻種，教民
種之。戊子，賜近臣金華殿所種麥。曾致堯卒，致堯
字正臣，南豐人，舉進士及第，稍遷秘書丞，上欲以為
知制誥，宰相李沆以為浮薄不可，出知秦、泉、蘇、揚、鄂
五州，坐知揚州誤添月俸，貶監江寧府酒稅，致堯性
剛率言多激訐，人謂其有才而德弗稱。孫鞏布肇，鞏
請于歐陽修為作神道碑。六月庚申，賜杭州隱士

林逋

林逋粟帛、逋力學善詩、初放游江淮間、父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故有是賜、秋七月戊辰、作保康門、八月丙申朔、日食、己未、作會靈觀、奉祀五岳、九月戊子、罷參知政事趙安仁、為兵部侍郎、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門、帝不悅、它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晉為沈倫所知、修益人心術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罷、安仁雖貴、簡儉若貧素、喜誨誘後進、時以重德推焉、戊子、以王欽若陳堯叟並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

馬知節

密副使、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眾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

通鑑卷十四 宋紀
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後唐時復降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準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避聖祖諱玄爲元朗爲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畫尋以玄元聲相近改玄爲真玄武爲真武己未大赦 辛酉

又憶李文靖何爲

作崇儒術論刻石國學 閏月己巳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聖母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辛巳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爲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爲刻玉使王欽若與丁謂副之戊子御製配享樂章并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隆真觀德 十一

月丙申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丁未作汴水發願文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于京師壬申改孔子謚以玄字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己卯知天雄軍寇準獄空詔獎之

劉皇后

丁亥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初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為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

李迪

楊億執持

帝不從竟立為后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初帝欲立劉后使丁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之億剛介寡合在書局人多怨謫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人欽若啣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相與毀訾億在學士院帝忽夜召見于禁中一小閣既見賜茶從容者

久之出文稿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億歸陽翟別墅以疾求解職臺臣劾億不俟命而去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養疾帝語王旦曰聞楊億好謗時政旦曰億幼荷國恩知所自立若諧譖過常則恐有之至於謗訕臣保其不爲也張齊賢自河陽代還請老歸洛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戊申禁內侍臣出使干預州縣公事凡有違者所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辛酉詔宗正寺以帝籍爲玉牒二

呂夷簡

月己亥泰州言海陵艸中生聖米可濟飢三月丁未詔沙門島流人罪輕者徙近地夏四月庚辰詔淮南給飢民粥麥登乃止壬午太白晝見丙戌詔死罪可疑者詳審以聞五月壬辰詔伎術官未升朝特賜緋紫者勿佩魚丙午命升建安軍爲真州六月丁卯壽丘獻紫莖金芝癸酉保安軍雨溢兵民溺死秋七月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稼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己酉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八月庚申詔來春親謁太清宮庚午加號太上

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邪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犇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委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祠汾

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九月丁酉出玉宸殿種占城稻示百官冬十月己卯作步虛詞付道門十一月癸丑賜御史臺九經諸史甲寅判亳州丁謂獻芝山三萬七千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己巳天書扶持使趙安仁等上奉天書車輅鼓吹儀仗壬申獻天書于朝元殿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

趙安仁不終

楊偉

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起楊億知汝州初億與弟偉居陽翟養母有啓與朝中親友有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至是希旨言事者又攻之不已乃復啓與親友有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蓋億自深知不爲人所容矣會加上玉皇聖號表求陪預即代還以爲參詳儀制副使知禮儀院判秘閣帝性好文初待億眷顧無比既爲譖言所入晚年恩禮漸衰而意亦未嘗不屬也壬寅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

宋南京始此

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冊寶己酉謁老子于太清宮升亳州爲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二太史言含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丙辰以應天府爲南京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爲應天府至是建爲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宗聖像二月庚申夏州趙德明遣使詣行闕朝貢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三月甲午宰相親王並進秩青州民趙嵩百一十歲詔存問之夏四月沙州入貢先是曹宗壽旣殺延祿而代之至

是歿子賢順遣人入貢詔授歸義節度使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契丹五月乙未涇原言葉施族大首領艷般率族歸順六月丙辰眉州通判董榮受賊鬻獄長安知縣王文龜酗酒濫刑並投荒裔乙亥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罷知節素惡欽若之爲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旣而擅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

政府開爭

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用王旦薦以寇準爲樞密使張齊賢卒齊賢字師亮曹州人晉亂徙家洛陽初齊賢爲布衣時卽有大度孤貧力學落魄不羈嘗出行遇羣盜飲食于逆旅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吾貧

通鑑卷十四
困恒飢欲就諸君求一醉飽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
有何不可顧吾輩麤疎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
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皆世之英雄僕亦忼慨
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
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爲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
虎羣盜視之咋愕皆嘆曰真宰相器也競以金帛遺
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及舉進士以致君自負
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時以爲榮但居相
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又欲娶薛惟吉妻柴氏
君子以此少之契丹連歲遣耶律資忠使高麗取

六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蕭敵烈討之高麗與女真
設奇邀擊契丹大敗而還秋七月癸卯太白晝見

甲辰以王嗣宗曹利用爲樞密副使八月甲寅
以向敏中兼景靈宮使九月丙戌含譽星見冬
十月高麗來貢自高麗王誦立遣使入朝爲契丹所
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詢復遣其工部侍郎尹證
古入貢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之十一月乙酉
玉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
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
千六百一十楹製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

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十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羣臣表賀。是歲，戶部獻天下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于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賊咸除之。帝製誓文刻石，寘于寶符閣下，又製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二月丙寅，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丙子，詔進士六舉，諸科九舉者，許奏名。三月壬寅，御試

蔡齊

范仲淹

禮部貢舉人，帝采賈誼置器之說為試題，得蔡齊賦曰：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帝歎曰：此宰相器也。賜進士及第第一，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是科又得范仲淹、龐籍、仲淹父墉，從錢俶納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卒時，仲淹方二歲，母謝氏貧無依，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仲淹因襲朱姓，是年舉禮部第一人，登進士，題名錄曰：朱說者是也。

夏四月辛酉，帝製崇儒術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賜輔臣刻石國子監。壬戌，寇準罷，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

通鑑卷十四
宋紀
十一
且曰準剛忿如管且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且於帝而且專稱準帝謂且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且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且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且且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且求爲使相且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

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且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壬申榮王元儼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劾失火事當歿者衆王且曰陛下始以罪已詔天下今乃過爲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欣然納之減死幾百人五月壬午榮王元儼因事奪節降封端王庚寅熒惑犯軒轅壬辰廢內侍省黃門禁金飾服器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六月己酉朔日食閏月己卯赦天下秋七月

吏治

丙辰以諸州牛疫免牛稅一年戊午王嗣宗罷除
 蔡齊為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徙濰州民有告訐刻稅
 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連蔓至數百人齊歎曰盡利
 稅則民無所逃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
 者數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德之皆自新為善由是
 風化大行八月張詠卒詠字復之鄴之鄆城人歷
 官樞密直學士詠初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
 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閤吏白傅
 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士也吾尚不得為友
 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

傅霖

間有傅霖者哉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
 來報子耳詠曰吾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明日別
 去詠尋卒詠倜儻有大志尚氣節御下嚴峻不喜人
 拜跪違者或倨坐詈之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
 言苦忠不言已効功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
 至以政績聞自號乖崖謂乖則違眾崖不利物帝稱
 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宮
 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
 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
 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忠定詠少時謁陳搏于華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
山遂欲隱居，搏曰：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後詠知益州，與一僧善，及去蜀，僧送至鹿頭關，詠出一書封固，付僧曰：謹收此，候至乙卯年八月一日，當請于官司，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必有大禍。僧藏其書，至是持其書詣府，具陳詠前言。時凌策帥蜀，集官屬共啓之，乃詠真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于此。後數日，得京師報，詠果于僧持書詣府之日卒。策爲立祠于成都祀之。大理少卿閻允恭坐枉獄除名。九月，吐蕃唃廝囉請伐夏州，不許。唃廝囉吐蕃贊普之裔，居宗哥城，以宗哥僧李立遵

唃廝囉

爲論逋，論逋者國相也。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衆益怨之。唃廝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而立遵自居宗哥，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乃戎王也，立遵居唃廝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爲保順軍節度使。唃廝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予。至是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傳道教。正隨

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為奏立授籙院及上清觀，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之號。冬十月乙巳，王欽若上聖祖先天紀。十一月，种放卒。放字明逸，洛陽人。初隱終南二華，後乃徙居嵩山。天封觀側，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宿必給驛乘。在道頻詬驛吏，規筭糧具，纖悉無遺。至是計聞，帝猶親製文祭之。癸亥，高麗使同東女真來貢。十二月丁亥，侍禁楊承吉使西蕃還，以地理圖進。

九年春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丁謂為之。加刑部尚書。壬申，以張士遜、崔遵度為壽春郡王友。以張旻為樞密副使。先是旻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契丹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二月丁亥，王旦等上兩朝國史。加旦司徒，修史官以下進秩有差。甲午，詔以壽春郡王受益就學之所，名資善堂。張士遜謁王旦，稱壽春郡王學書有法。旦曰：「公為王友，職止於是邪？」士遜

契丹耶律
世良蕭屈
烈

媿謝。是月延州蕃部飢貸以邊穀。三月己酉王

欽若上寶文統錄乙丑著作郎高濂以贓賄杖脊配

沙門島。夏四月庚辰周伯星見。庚子帝幸陳堯

叟第視疾。五月庚午太白晝見。六月畿內蝗帝

遣人出郊得歠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

歠蝗進曰蝗盡歠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

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

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且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

豈不為天下笑邪。秋七月丙寅詔天下羣官職田

並須遵守元制無擾客戶遇災沴即蠲省之。八月

蝗不善說如此

壬申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羌砦初瑋在秦州數

言唃廝囉欲內寇請益兵時帝方議東封西祀修太

平事業以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欲斬瑋以戒妄言

者翰林學士李廸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

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得非將上玉皇聖號邪陝西

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

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

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矣未幾

唃廝囉與宗哥族連結入寇帝復召廸問對曰瑋必

克既而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

首千餘級自是唃廝囉勢蹙邊保積中不出報至帝謂迪曰卿所料之審山外之捷卿之功也迪曰彼舉兵遠來此堅兵待之是以知其必勝爾初盛度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開封府判官坐決獄失實降監洪州稅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帝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

盛度

非其人故有山河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爲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帝稱其博學丙戌陳堯叟罷爲右僕射九月甲辰丁謂罷爲平江軍節度使丙午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並參知政事彭年初入翰林爲學士嘗謁王旦旦辭不見明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雖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而李宗諤卒楊億罷彭年獨任事務叢委形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
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識認者。丁巳帝以
頻歲旱蝗荐飢三司調用不給召李迪問所以濟之
之策迪對曰祖宗置內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凶年
今邊幸無費儻以佐國用則庶幾天下財利寬而民
不加賦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爲三司使
俟其至當出金帛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何必
曰借。又言陛下方東封時嘗詔車駕所過毋伐木除
道及祀汾亳以來土木之役不可勝紀。今旱蝗之警
乃天所以仁愛陛下也。願罷諸不急之費。帝嘉納之。
大發內庫金繒賜三司詔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

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賑貧者官之未
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歿者。冬十月己卯王欽
若表上翊聖保德真君傳。十一月會靈觀奏甘露
降丁謂爲之也。乙巳詔河陝諸路州簡禁軍五百
人丁未河西節度使石普坐妄言災異除名流賀州。
丁卯以唐裴度孫坦爲鄭州助教是歲西蕃宗哥族
邛部山後蠻長州甘州來貢諸州有隕霜害稼及水
災者遣使賑卹除其租。

宋元通鑑卷第十四

